

## 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大明奇俠傳 第二十回 鍾公子西湖賣畫 章小姐南院撫琴

閒話少敘，言歸正傳。那強盜正轉身來殺山玉，山玉早已暈倒在地，瞑目受死。那強盜一共是八個，那七個見殺瞭解子、蒼頭，俱去剝衣衫、搜金銀、扛屍首去了，這一個掄起刀來就劈山玉。雙手一舉，正往下砍，猛聽得一聲弓弦響，當胸一箭射來，叫聲「不好！」躲不及了，此盜往後「撲通」一聲倒了。第二個強盜在正剝衣衫，見這一個倒了，忙叫道：「怎樣了？」便跑來救著。不防才到面前，「啪」的一聲，腿上穿了一箭，又「撲通」倒了。那六個看見倆伙計倒了，忙丟了屍首，一同來看著。只見這一個腿上穿了一箭，還未曾死，那一個射透胸膛，早已沒氣了。那六人大驚：「這箭是那裡出來的？」回看山玉，早已昏倒地上，動也不動。那六個強盜道：「奇怪！奇怪！」一齊抬頭，四下一望，只見一個彪形大漢，身背弓箭趕將來了。那六個強盜不見猶可，見了之時，人人痛恨、個個傷懷，各仗兵器擁來。正是：交逢水曲山灣內，惡戰龍潭虎穴中。話說那六個強盜大喝道：「瞎眼的死四，敢來送死麼！」遂提刀來殺這大漢。大漢不慌不忙，去了弓箭，執棍來迎，一根棍敵住了六口樸刀。戰了一會，那六個人不是這大漢的對手。到了三回個回合，那大漢大喝一聲，一棍打倒一個。

那五個知道不是他的對手，叫一聲「不好了！」一哄而散，各逃性命，敗下去了。正是：凡鳥焉同鳳凰鬥，群羊怎與虎爭雄。那大漢見五人走了，也不追趕，拾起樸刀將二強盜殺了，便扶起山玉道：「相公，醒來，醒來。」山玉唬得戰戰兢兢的跪下，只叫：「大王饒死！」那大漢道：「我不是大王，我特來救你的。」鍾山玉聽見說是救他的，方才放心，叫道：「是那位恩公前來救我？莫非是夢中麼？」那漢子道：「不是夢中。你且起來，定定神，莫要怕。」山玉坐起，四下一望，見那地下睡著六個屍首，細細一看，見是老蒼頭鍾安和那解子，都被殺死在地，放聲大哭。正是：生死存亡一刻內，悲哀永別片時中。

話說鍾山玉見老家人已死，好不悲哀，放聲大哭。那漢子勸道：「相公不要哭！他們已死了，哭也無用，我們還想我們的法才好。」山玉道：「正是。請問恩公尊姓大名？因何得知我鍾山玉有難，前來教我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小恩公你認不得我，我卻認得你。我姓紅名元豹，舊住在京中皇城腳下，平日打獵為生。因那年元宵佳節，我家妹子看燈，被刁國舅那廝搶去，多虧雁大人途中救回；我父子三人喊冤，又蒙令尊大人前去指引門路，作了見證，奏了一本。御審之後，方才救出小妹。此恩未報。後來鍾、雁二位大人俱為我之事，被刁賊記沈，陷害出去。那年令尊大人去修造長城，半途迷了路徑，我兄弟二人曾會見，請到草捨去住了一宵，至今全不聽見信息。前日到京有事，從桃花店經過，只聽見信息說刁家莊殺了人，元知府前來相驗，我跟到府前去看，才知道小恩公被害。後來聽見疊成疑案，發到河南充軍。這河南路上我曾走過，路上多有剪徑強人。我因要到西湖買點東西，連日趕來奉送一程，不想果然遇見強盜，來遲一步，幾乎弄出事來，累恩人受唬！」紅元豹說完了，鍾山玉聽了，如夢方醒，忙忙跪下道：「多蒙恩公指引老父，又救了小生的性命，真是重生父母、再養的爹娘，此恩此德，何時得報！」說罷往下就拜。紅元豹一把拉住道：「鍾相公，莫要拜，恐有人來，不大穩便，走一步再講。」遂將包裹、行李、銀兩等物代他揹在身上，那時又代山玉扭去刑具，二人一同挽手而行。

走了二里，到一古廟，二人席地而坐。山玉道：「恩公，你要往西湖有事也罷了，只是小生雖蒙搭救，倒弄得有家難奔、有國難投了，如何是好？欲要前去找父，又是萬里迢迢，又要從京裡經過，倘被盤詰，如何是好？欲要回家，又不知何日方得出頭見人——長解被殺，軍犯在逃，官司查到家中，又有不便。」紅元豹道：「相公若依愚見，不若同到杭州西湖安下了身，慢慢打聽外邊的消息，等事平伏了，再作道理。不知相公意下如何？」山玉道：「也說得有理。」進同紅元豹收拾了行李、在服，僱了牲口，曉行夜宿，一直奔走杭州西湖去了。正是：打破玉籠飛彩鳳，遁開金鎖走蛟龍。

不表紅元豹同鍾山玉到西湖去了。再言那兩界山幾個屍首。過了一日，有人行走看見，飛報本處地方官，前來相驗，自然收了屍首，申文到各憲，彼此緝獲兇手並在逃的軍犯，這且不表。

單言鍾山玉一路哭哭啼啼，又想教父，又念老母無人侍奉，又悲老家人死在中途，分分苦楚，如醉如癡。幸有紅元豹作伴，一路上勸解勸解。話休煩絮，二人在路，曉行夜宿，渡水登山，非止一日，那天到了西湖上。尋了一個下處靜室，名為水月庵，租了他後邊一進小小的閣兒，分幽雅，正對西湖，但見柳暗花明。村環水曲。當下二人講明房租、伙食，下榻住下。行交代了一個月房租，早有道童前來伏侍。一連住了數天，紅元豹的事已經備完，思想這庵轉合鍾相公的心路，只是要想個長久之計才好。遂買了些果品、菜餚，沽了一壺酒，當晚同山玉飲酒談心，道：「鍾相公，我如今要回去了，只是放心不下你來，須要想個過活才好。不知相公可有甚麼技藝麼？」山玉道：「小生乃一個儒生，毫無能處，只有筆墨之中還知一二。」元豹道：「如此甚好。目今三月天氣，扇子將興，西湖繁華之地，相公買些扇子寫畫寫畫，也是生意。」山玉道：「只好如此。」當晚已過。

次日元豹上街，買了一百柄扇子，並顏色、畫筆等件送與山玉，門口掛起寫畫的牌，又辦了酒席，托了房主照應，拜別山玉而去。山玉帶淚相送一程，道：「恩公此別，不知何年才會？」說罷哭將起來。紅元豹道：「相公不必悲傷，過些時少不得前來看你。不要送，請回罷。」灑淚而別。正是：世上萬般愁苦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當下紅元豹自回去了，這邊不表。

單言山玉獨自回寓，孤孤淒淒，分分悲苦。歎了兩日，方才畫了兩把扇子，掛在門面招牌之下，鋪開案子，畫將起來。山玉本是個才子，與眾不同，果然正是：畫疑摩詰差多少，字比羲之勝幾分。

這杭州府乃是人煙湊集之處，見水月庵到了一位畫士，那一時哄動多少人，都來請教。也有要寫的，也有買扇子的，分熱鬧。也有識貨的，還有本城寫畫的名士，見山玉學問有餘，都來拜望，相與起來了。正是：自有文章驚海內，何勞車馬駐江乾。

當了驚動了本處一個少年有名的人，你道是誰？就是從雁翎出征的先鋒章清的堂弟章江。這章江表字煙濤，年方二八，生得眉秀目清，一表非凡，詩畫棋琴，無所不精。父名章曲，母親周氏，就在水月庵隔壁。這章員外一生好善，所生一男一女。女名章紫蘿，年方五，真是廣寒仙子、月殿嫦娥，而且博古通今，無所不見，這也不在話下。那一日，章江聞得隔壁水月庵到了一個寫畫的名士，他便悄悄的過來相訪。走入後房，鍾山玉正在那裡題畫，章江便拱手在旁坐下，看他下筆。正是：春蛇入草行書妙，滿紙雲煙畫筆精。

那章江少年方士，為人最狂，一見山玉，不覺心服。忙忙起身作揖道：「鍾兄真仙筆也，失敬了！」山玉抬頭一看，看見章江同自己一般的少年瀟灑，不覺失驚，忙忙答禮道：「豈敢！不過借此糊口，還求指教。」當下山玉遂收了筆硯，命道童烹茶。各自通了姓名、鄉貫，講了些詩文筆墨的學問，二人彼此相親相近。正是：萍水相逢如骨肉，只為蘭芝氣味投。

當下談了一會，不忍分手，山玉便留章江在寓，治酒相待，直談至更深方散。次日絕早，章江起來，便過庵來邀山玉到家一聚。山玉再三謙遜，章江執意要請，山玉只得同章江一同來到章府。見過員外，分賓主坐下。茶過三巡，章江道：「小園碧桃盛開，請鍾兄入園一玩如何？」鍾山玉道：「奉陪。」當下二人同行，轉彎抹角，人耳門，穿過小巷，但見湖山相映，碧綠桃花叢中有座小小亭子。山玉抬頭一看。

見上邊有一匾，寫著「武陵仙境」，庭柱上有一副對聯，上寫：

未必柳間無謝客 也應花下有秦人

中間掛一幅字，寫的唐人謝疊山寫的詩句道：

尋得桃園好避秦，桃紅又見一年春。

花飛莫過隨流水，怕有漁郎來問津。

真是滿壁圖書，分精緻。當下二人坐下，有書童在旁煮茗伺候。山玉道：「章兄此地唸書，真乃一絕！」章江道：「小弟無

事，也就在此吟哦吟哦，看看書兒。此後還有一進書房，可以下榻。兄如不棄，就請移寓到舍，有何不可？」山玉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當日二人談談講講，不覺晚了。

一輪明月盈盈，四面花蔭寂寂，章江命家人就將席擺在亭中，二人對飲。

飲了半會，忽有門公稟道：「今有封書信在此，立等回音的，請大爺去看。」那章江聽了，使向山玉說道：「尊兄請坐，小弟就來奉陪。」說罷，起身入內去了。這山玉獨坐亭中，忽聽見後邊一片琴音，山玉便起身出席，順著花蔭石徑一步步走去。原來是章紫蘿小姐在南樓看月，焚香彈琴。

正彈得高興，不防山玉在下竊聽，那弦忽然斷了，那小姐道：「弦斷，必有人竊聽。」

且聽下回分解。